

DAIXUESHENG' 91 DIANYINGZHOU
—YINMUSHANG DE ZHONGQUO QINGNIAN XINGXIANG
DIANYING PINGLUNXUAN

大学生'91电影周

银幕上的中国青年形象

电影评论选

中国电影家协会广东分会 合编
广东省电影发行放映学会

大學生可電歌團
是一項有意義的活動
希望把它办好成功！

黃浩

五二年十月



前言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太平天国140周年。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广东分会倡议并得到省委高校工委、省高教局、省电影发行放映学会的支持，联合举办了以“银幕上的中国青年形象”作为主题“大学生（'91）电影周”，电影周于1991年11月20日开始，在华师大、暨大、中大三所大学同时进行。

这次活动，得到了省委宣传部的关怀和支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黄浩同志，亲自为电影周写了“大学生（'91）电影周是一项有益的活动，希望把它办好，办成功。”的题词。高校工委也为办好这次电影周专门开了会，发了通知，在各大学党委，校领导的直接领导下，各大学宣传部、根据这次电影周的主题向学生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让大学生们通过大学生（'91）电影周的一系列活动，思考中国当代大学生应该走什么道路？树立什么样的人生态度以及在新时期如何塑造自己的问题。

“大学生（'91）电影周”活动，经历了观摩优秀影片、电影讲座、电影座谈会及全校性的影评征文比赛等几个阶段。三所大学的“大学生（'91）电影周”活动，都开展得十分活跃、热烈，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大学生（'91）电影周”主题是“银幕上的中国青年形象”。这无疑是要通过银幕形象启迪我们的思考。思考我

们民族的历史，民族的文化，思考我们自身应走的道路，应该确立的科学人生观，以及如何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塑造自己的问题。

另一方面，作为电影文化，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化现象。电影每年的观众，已达200亿人次。作为最能影响现实人生的崭新文化形态，我们的大学生，应该有一种起码的认识，了解和掌握。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当代大学生，总是这个国家、民族的现代文化素质、水准，在一个较高层次上的有代表性的社会阶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大学生中开展电影周的活动，无疑对促进国家民族电影事业的发展，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同时，举办电影周活动，在大学生中充分发挥电影艺术的审美教育作用、活跃校园的文化生活，推动两个文明的建设，也是一种重要的形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大学生普及电影文化，让大学生掌握电影本体语言叙述体系的一切要素，学会、看懂各种风格、流派 的电影，更显得有特别的价值。

大学生（'91）电影周，历时两个月，成绩是可喜的，三所大学的学生踊跃观摩，积极参加座谈，认真听取电影讲座辅导，最后，写出了六百多篇电影论文。这里刊登十五篇电影论文，是三所大 学院校征文比赛中优选出来，再经中国电影家协会广东分会，评审委员会评定的获奖作品。这些论文在不同的视角，写出了学生们自身独特的见解。从中可见“大学生（'91）电影周”对学生产生的启迪和思考。愿“大学生（'91）电影周”成为电影文化普及活动的一个良好开端。

——编者

一九九二年一月

目 录

前言

我们会有殷实的精神家园.....邓峻浩 (1)

试谈青年人的理想和追求

——兼谈《大浪淘沙》等影片的青年形象

.....陈光远 (4)

《北京，你早》的叙述寓意.....范心福 (7)

从《本命年》到《过年》

——也谈银幕上的青年形象.....张 进 (9)

略论李慧泉的群体归属心态

——观《本命年》有感.....叶玉华 (13)

银幕上的中国青年形象赏析.....林 彪 (15)

议李慧泉之死

——谈电影《本命年》的结局.....庄麟之 (18)

李慧泉的人物内涵.....邓 海 (20)

冷与热的反差

——试析银幕中当代青年与革命青年的精神层

次.....周 瀚 (23)

浅议电影《顽主》和《本命年》的社会意蕴

.....赖世林 (25)

依然是清新明朗的早晨

——观影片《北京，你早》.....王 凡 (28)

宿命意识的潜流

——看《本命年》有感……………温 海 (31)

黑暗中逝去的影子

——电影《本命年》观后感

……………吕继东 李福来 (33)

展示生活侧面的平面景象

——也谈电影《顽主》……………砚 楠 (36)

时代呼唤新人形象

——从《本命年》的人物塑造说开去

……………林巧玲 (38)

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举办大学生('91)

电影周小结(摘选)…………… (41)

弘扬电影文化的盛事

“大学生'91电影周”暨我校首届影评征文比赛

圆满结束……………暨大语文中心 (44)

我们会有殷实的精神家园

邓峻浩

“大学生91电影周”展映了《大浪淘沙》、《顽主》、《革命军中马前卒》、《本命年》、《大城市1990》和《过年》等六部影片。它们作为一个组合整体，向我们提供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层的青年人物的艺术群像。这组群像成为我们充分调动审美和思维能动性的原材料，在同学们的心海里掀起了波澜，使同学们进行了一次审美熏陶和自我教育的过程。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正是凭着理想这一资秉，不断地从野蛮走向文明，从现在走向未来。”我们社会的中流砥柱无疑是一些胸怀大志的人物。他们善于在理想的召唤下踏实向前。《大浪淘沙》里靳恭绶、顾达民等人对人生道路孜孜求索，对既定道路认真执着；《革命军中马前卒》里邹容、章太炎等人为了实现人生目标不惜抛洒热血，不屈不挠；《大城市1990》刻划了城市改革中偏邪与真善的较量，以及较量中奋发力量、向上与献身精神所透射的强大人格力量：一市之长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女设计师一腔热血、无私奉献……他们的群像可谓之“20世纪中国主流人物”。

然而，正如影片所昭示的，现实社会里青年们的精神家园是一定程度上迷失了。《顽主》里的台词“我生下来的时候，我死了”就是这种迷失的注解。《顽主》里三个血气方

刚的小伙子并不是没有自己的追求，也并不是没有自己的一定的位置，甚至影片本身还在有意识地呼唤人们对他们的理解。然而影片中的他们形同一群困兽，荒诞不羁，寡廉鲜耻，无所不为。显然社会不需要也拒绝接受这种荒诞不羁和玩世不恭。许多观众看完电影沉重地慨叹曰：“一把辛酸泪，满片荒唐事”！《本命年》则极具洞察力地展现了繁华都市最低层的平民生活，极具层次感地揭示了主人公由于青春期的烦恼和对人世百态的厌恶所导致的坎坷的心理历程，烘托了当今都市青年载浮载沉的精神世界，很形象地再现了一代人孤独、焦躁、亟待拯救的迷失心态。影片向人们发问：主人是死了，然而灵魂的归宿又在哪里呢？《过年》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悲喜剧，极富人性的魅力。年迈的老夫老妻膝下的众儿女和媳妇、女婿们的拜年闹剧，使观众欲笑亦悲。最后，当老夫老妻离开了自己现实中的家园的时候，我深深地喟叹：究竟是谁的错啦？

我想起了一段时间以来风靡中国青年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当国门洞开之后，青年人在豁然开朗的同时彻底抛弃了那个可悲时代的有悖于人类理性的邪恶精神。空白了的精神世界决定了一代青年必然要接受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精神内涵。于是以突出自我、反抗权威、反叛社会和毁灭标准为基本特征的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乘虚而入，又由于现实中确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需要改革，传统文化之中也存在着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东西，更助长了非理性主义崇拜者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思维定势。在他们的眼光里，社会堕落了，传统堕落了，是非标准丧失了，基本的道义标准也遁之夭夭了。剩下一个痛苦的自我软弱乏力，随心所欲地在现实世界

中飘荡。然而这种自我与社会接受容纳程度形成一种“相斥效应”，于是，他们在现实世界里奔突冲撞，困惑无助。《顽主》里三位青年的表演只不过是一种艺术概括和再现；《本命年》里“刷子”所倾吐的“没劲”哲学也是当今青年们孤独、痛苦、焦躁以及自我拯救等复杂微妙的精神世界的概括。

六部影片作为一个组合整体，通过属于不同精神层次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向人们提出了精神信仰的问题，在现阶段也即精神家园的重建问题。我觉得首要的是应该脚踏实地的大地，一切以现实为座标，以理性的态度深深植根于沃壤之中，着眼于并积极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这样，自我才有可能停止随心所欲的飘荡。然后，我们需要重新找回是非标准、基本的道义标准及其他充实、健康而向上的人格与精神力量。在现实中循序渐进，勇往直前。若能如此，我们就能真正思考与创造未来，我们才可以真诚而热切地说：我们的未来不是梦！

罗森堡说：“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担起属于他们时代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重压下死于荒野。”何去何从，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在迷雾渐退之后一定会有明智而高远的抉择。

是的，我们会有殷实的精神家园。

试谈青年人的理想和追求

—兼谈《大浪淘沙》等影片的青年形象

陈光卫

《大浪淘沙》、《革命军中马前卒》、《本命年》和《过年》四部电影所反映的时代背景相去甚远，然而，各影片中塑造的青年形象，他们各自对生活的理想和追求，却值得我们去作一番探讨。

《大浪淘沙》、《革命军中马前卒》和《本命年》都是以青年作为整部影片的主角，《过年》中青年虽然不是主角，但却在影片中占有很重的戏。影片把镜头对准青年，应当让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看到：青年是时代的希望，有着体现时代精神的理想和追求。然而，就这一点，这四部影片没有都能塑造出这样的青年形象。《大浪淘沙》中的靳恭绶、《革命军中马前卒》里的邹容，是革命时代中的青年形象，在他们的理想和生活选择中，让观众看到了特定时代背景里的变幻风云，尤其是《大浪淘沙》里的靳恭绶这一形象，并没有因为整部影片艺术上的不足而掩盖了他的成功，再现了特定环境里典型的人物形象，是丰满而且生动的。《大浪淘沙》反映了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国共两党合作的破裂，历史的使命便让青年人作出应有的选择，影片中的另一青年形象余宏奎，在这紧要的关头无疑是走到了时代精神的反面，走

上了反革命的道路。靳恭绶的成长、决择，体现了大革命时代的特点，被时代烙上了深深的烙印，在一片白色的恐怖中让人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所在。这也正是这一形象，在经历了许多岁月之后，仍然能为观众所理解和感动的根本原因。

《本命年》里的李慧泉这一形象，是近年来受观众喜爱的形象。但是，影片中虽然编导者带着一种同情去塑造这一形象，能够“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然而，泉子的生活却是一种毫无目的的追求。影片中很细腻地刻划了泉子的“潇洒”，同时也表现了他内心的惘然，影片选择了一个在人生档案里有不良记录的普通青年为主角，却又定下了一个灰暗的基调，因而，整部片中泉子的形象，并没有给人一种希望之感，让人看到时代的气息，并且没有让人看到时代的希望所在。在都市文明中，泉子、赵雅秋、“叉子”、“刷子”等一代青年，被客观和主观的条件所扭曲，灵魂异化。“活着没劲，不活着也没劲”，泉子最后的死与不死，已经是不太重要的了，他死前对爱情的失败，对金钱的放弃等一系列的行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可以说，泉子等一群青年，是时代的产物，然而，银幕上的这些形象，仅仅只是立足于这样一种反映，并没有发掘出多少时代的精神风貌。

我们知道，作为社会现实，青年一直是具有创造向上的特点，社会中提倡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青年人不会无动于衷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多年，青年人置身于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之下，其中肯定会不乏弄潮儿，泉子这一形象，虽然是揭露了社会的阴暗面，但作为青年形象，却没有体现当代青年人令人奋发的精神所在。这种现象，在影片《过年》里的青年形象的塑造上，似乎有了改进。《过年》

里的主角虽然是一对老夫妇，但是围绕着这对老夫妇转的一群年青人——老人的各自成家了的三子二女等的形象，却不容人忽视。我们注意到，影片反映的是羊年的过年，而在视角上又选取了一个很好的角度——金钱。影片中二姐夫、程远和大儿子，无疑是代表着现实社会中青年一代的主流，但是，影片里却没有着重表现出他们身上所潜负着的进步本质，起码是没有能够很好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取得成功。影片很接近现实生活，几个青年人也脱离了《本命年》里那些青年的“阴影”，但是，影片中用以塑造青年人的本质的道具却是选择错误了，影片选择“金钱”作为对青年人的时代本质的表现，只是让青年形象的塑造仅仅停留在表面上，而没有能够揭示青年人所真正代表的本质。影片中的二姐夫（大川），无论在外貌、性格、行为，都是这些青年形象中的重点所在，但是，我们不难发现，撑起这一高大完美的形象的，是“好的品格+正道赚来的大把钞票”！对金钱的追求和选择，打乱了当代许多青年人生活的理想和追求。《过年》中金钱使纯洁的血缘关系为外界物质所沾染，人格物化而导致了一切家庭悲喜剧的爆发，在这当中又正是青年人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如果将大川“最美的外衣”——他能潇洒自如地生活的资本——金钱去掉，试问，这其中大川的形象会如何呢？当代的青年，并不只是简单的在发展中的商品经济里赚到钱去享受生活，金钱的追求和拥有，并不能代表青年人的理想和追求所在。因此，《过年》里的一群青年形象，不免让人觉得遗憾。

在银幕上塑造青年形象，反映青年人所代表着的时代的本质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期待着银幕中能够出现社会主义

的改革开放中奋发向上，体现着我们这一时代特点的同龄人形象。

《北京，你早》的叙述寓意

洗心福

电影艺术是通过画面语言叙述现实生活影象来表达一定意义的。这形成了电影本文的两个层面：叙述层和寓意层，即哲学范畴所称的现象和本质两层面。虽然电影本文的审美特性要求这两个层面须水乳般交融在一起，但在具体影片中对这要求的实现，则因叙述者（导演）理解的重点不同而呈现出两种截然异趣的叙述风格：一是充满假定性的图解叙述。画面语言和叙述结构围绕着图解意义这一中心，以强化与集中化的方式去虚构情节，画面叙述的生活富有戏剧舞台的假定性。另一种是近似纪实式的再现叙述。画面语言不仅细节真实自然，而且强调总体叙述结构要减少假定性的成份，在客观生活流的呈示中，让观众体味到生活现象的本质意义。《北京，你早》就是这后一种叙述风格的影片。

整部影片以纪实式的散文叙述风格来再现现实生活的流动。叙述画面的构成除必要的现场加工外全部采用实景，不追求完整的构图，用自然光效处理照明，就连影片的叙述情节也使人信以为真：北京公共汽车某车队，售票员艾红爱上了司机邹永强，但她想离开售票这既劳累、报酬又低的工作，两人为此而争吵。后来，艾红喜欢上了假称华侨的个体

户克克，受骗后仍与他结婚，两人一起干个体户，邹还开他的公共汽车。在这情节叙述中，不管是叙述的造型语言，还是镜头处理，叙述者都努力消融它作为电影叙述生活的假定性。叙述者相信，呈现作为现象的生活真实本身就包蕴着传达潜在的本质寓意信息。

这潜在的寓意首先表现在通过展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传达出的时代信息编码中。邹永强的哥们霍光、艾红的女友子云，假充外侨的个体户克克等，不仅宣译出了工业化和商品经济竞争的时代氛围，而且还由他们体现出人生的另一种奋斗和价值取向：不怕冒险，不怕砸碎铁饭碗，为改变贫困生存状态作着艰辛努力。而另一方面由邹父、李队长等传达出的是一种讲良心，知恩图报，服从上级而又知足长乐的生存哲学。影片把主人公艾红、邹永强等置于此不同价值取向的关系网中，来展示当今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大主题：秉承着传统，又经受着改革开放的冲击，进而激起人们对自身位置的抉择。这达成了《北京，你早》的叙述寓意。

寓意的焦点就在于对生活位置的抉择。这集中表现在艾、邹等年轻人身上。艾、邹的选择不能简单给予肯定或否定，他们的选择代表着对不同价值的归属和认同。艾是秉承着伦理意义上的心灵美和肖像美走向追求的序列的。她希求通过努力而活得好些，即使为此冒风险，她仍斩钉截铁地说：“那也值啊！”但她则希望通过男性来实现她的理想。可邹使她失望。这失望并非是艾红对邹的伦理道德及性格外貌上的否定，而是因邹对生活的抉择态度。邹是从强烈的道德观念和传统的价值观念出发去考虑他的生活选择的。服从上级、知恩图报，在艾劝他跳出公交口时，他说“就是有点

不保险”。他本着他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责任感，又有那么一些知足常乐不甘冒险的观念从事他的工作。这选择与艾是相背离的。影片在这不用单纯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艾走向克克。如是，则影片的叙述结构就陷入了女人离开老实人跟有钱人走无好下场的窠臼。影片叙述结构的新颖寓意，在于它不把克克说成是引诱别人堕落的坏人，他给艾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物质文化生活。所以，即使艾红受骗，她仍投向他和他一起干个体户。影片通过艾对克克的最后归属，邹在深深的困惑中仍维持着自己的生活信念和做人的本分，默默为社会奉献。展示出变革大潮中价值观念的历史性转变已经开始！

以努力消除电影叙述的假定性，通过纪实性叙述再现生活流，传达出时代心灵的不安和躁动，寄寓着时代的价值取向，达成了对当今中国，当今北京走向改革之早晨的寓意概括，这是《北京，你早》叙述寓意的成功之处。

从《本命年》到《过年》

——也谈银幕上的青年形象

陈 进

相信大家不会忘记《本命年》中的李慧泉，这个结结实实的汉子、年纪轻轻地死了，有人说死得偶然，有人说死的必然。

泉子周围，还有好多的同龄人，叉子、刷子、崔永利、赵雅秋，等等，编导者把他们放在浓缩了的社会生活中，从一事一物的细微中体现他们各自的心态、相同的青春，不同的活法，让人深思。社会上的青年千姿百态，《本命年》把镜头对准了有劣史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的生命轨迹，为众人所不甚了解，为众人所感兴趣。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之中的几个青年男性，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带有一种特殊气息，这种气息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社会黑暗层的熟悉与共识。这种熟悉与共识，综合了“城市病”带给一部分年青人的特殊视角，他们从这个视角看去，现代文明社会的各种关系从简单到复杂、日渐庞大而不可捉摸，从而使他们对其中的一些百思不解，对其中的另一些又一眼看破。局部的天真幼稚和可塑性强加上局部的老成熟练和不可塑性，共同扭曲了一个个年轻的灵魂，使他们心灵畸形，外表冷冰刚直，心里脆弱；外在轻松潇洒，内在是“压迫感”的心理；无论怎样地寻求解脱，也不能远离内心的空虚。

泉子在狱中受到教育，他变了，少了几分痞子气，多了几分真诚，做为一个被拯救回来的青年，他用自己的正直抵制了邪恶的诱惑。他需要新的生活，这种新的生活中洋溢着美好的感情，并与他息息相关、他愿意付出爱、他渴望得到关怀。对于钱，泉子千金散尽；对于女人，泉子坐怀不乱。对于泉子来说，他知道什么不是他要的那种感情、那种女性真正的爱，但他不知道这种神圣的东西在那里，自己怎样找到它，在追寻这种感情上，他失败了。

这导致泉子的悲剧，于偶然之中的必然，迷茫中的青年一代，如果没有及时地引导、帮助他们，他们不堪重负的稚嫩